

红
楼
梦
学
刊

红
楼
梦
学
刊



4

一九八一年

I207.411/19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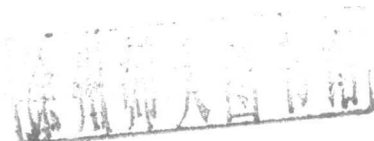
6950517 0906175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一年 第四辑

总第十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编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23093535



百花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顾 问：王昆仑

主 编：	王朝闻	冯其庸	李希凡	
编辑委员：	王利器	王朝闻	邓绍基	冯其庸*
	刘梦溪*	刘世德	朱 彤	李希凡*
	李厚基	启 功	吴世昌	吴组缃
	杨宪益	周汝昌	周绍良	周 雷*
	张毕来	张锦池	陈玉刚	陈毓罴
	胡文彬*	陶建基	郭预衡	蒋和森
	蓝 翎	蔡义江	端木蕻良	廖仲安

(编委姓名以笔画为序，姓名后加*号为常务编委。)



目 录

- “红袖”与“情痴”，爱情与政治……………曾扬华（1）
- 试论《红楼梦》“谈情”的思想意义……………邹进先（13）
- 从贾府演出《荆钗记》看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朱建明（33）
- 史湘云是“禄蠹”吗？……………凌解放（41）
- 石奇神鬼搏 木怪虎狼蹲
- 试析妙玉的身世……………刘操南（57）
- 贾探春形象研究的多方面意义
- 兼与马国权等同志商榷……………乔先之（71）
- 纲绳擎起，美目盼兮
- 《红楼梦》艺术构造小议……………何永康（93）
- 略论《红楼梦》艺术结构的总纲……………韩黎范（111）
- 尺水兴波
- 《红楼梦》第60回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的艺术构思……………邱瑞平（121）
- 读《〈红楼梦〉“全璧”的背后》
- 与周汝昌同志商榷……………王昌定（135）
- “‘宝玉’即‘葆欲’”说质疑……………吴德安（149）
- 应该如何评价脂砚斋……………干朝端（157）
- 也谈“谁解其中味？”
- 向舒完同志请教……………吴柏樵（163）

- 闹红一舸录……………吴小如(189)
- 《邯郸梦》与《红楼梦》……………徐扶明(195)
- 哑谜难猜
- “一从二令三人木”试解……………唐润一(213)
- 雪芹椽笔著红楼
- 兼评近年来关于《红楼梦》作者问题的几种不同意见……………邓庆佑(223)
- 曹雪芹的旗籍问题考释……………赵宗溥(247)
- “三汉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
- 关于塔湾行官的营建与曹家盛衰际遇……………黄进德(259)
- 高鹗生年考略……………尚达翔(281)
- 写在《李士楨李煦父子年谱》的前面……………王利器(291)
- 也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本)
- 的底本正文……………季稚跃(309)
- 关于《红楼梦》117回的一个别本……………马力(329)
- 红注集锦·
- “三尺”辨析……………田楚(147)
- 调三窝四……………毛西旁(177)
- “天聋”、“地哑”解故……………鲍不迟(109)
- 何谓“醒酒石”……………石宇(194)
- 红楼一角·
- 从妙玉的入魔走火谈起……………君玉(327)
- 有关俞瀚的一点资料……………张中行(287)
- 《红楼梦》里一枝节……………杜德禄(257)

是“年未五旬”，不是“年近五旬”

——对《试谈曹雪芹的生年》一文的

补正……………蔡义江(133)

探春理家之所本……………杨乃济(39)

·红学书窗·

《红楼梦诗词联语评注》

(于舟 牛武著)……………雪 石(193)

《台湾红学论文选》(胡文彬 周雷编)……………王顺来(92)

·红学动态·

红学争鸣报道……………石 言(342)

辽宁省第三次红学讨论会在辽阳举行

……………沈阳师院红楼梦研究室(222)

黑龙江举行第二次红学讨论会……………进 先(246)

·作者·读者·编者·

让《红楼梦》研究的道路更加宽广

……………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学生 王庆存 陈晋(55)

来函照登……………(280)

编 后……………(346)

·红楼画廊·

西厢妙词(绢人)……………赵之硕摄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胡 颖摄

红楼印选……………程与天 凌士欣(120)

Studies on Hong Lou Meng

No.4 1981

Main Contents

- A Discussion on Love and Politics
 Zeng Yanghua
- The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Love in Hong Lou Meng
 Zou Jinxian
- Was Shi Xiangyun a Careerist?..... Ling Jiefang
- On Miao Yu's Life..... Liu Caonan
- A Study of Jia Tanchun's Character
 Qiao Xianzhi
- On the Composition of Hong Lou Meng
 He Yongkang
- On the Art of Chapter 60 Di Ruiping
- A Discussion with Mr. Zhou Ruchang
 Wang Changding
- The Tale of Handan and the Novel Hong Lou Meng
 Xu Fuming
- On Cao Xueqin's Art Deng Qingyou
- On the Family Origin of Cao Xueqin
 Zhao Zongpu

“红袖”与“情痴”， 爱情与政治

曾扬华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所独有的“凡例”末尾，有一首大家熟悉的七言律诗：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①

胡适把此说成是“雪芹自题诗”，其实不然。因为在第一回“满纸荒唐言”一诗上有批语说“此是第一首标题诗”，这就明显否定了前一首是雪芹的了。这一回共有三首诗，都有批语，有的还有几条，如果前一首七律是雪芹之作，又放在全书的最前面，很难设想脂砚斋们会不加批语的。曹雪芹在“第一首标题诗”中自称此书是“满纸荒唐言”，并“不愿世人称奇道妙”，那又怎么会在书前自夸为“字字看来皆是血”的“不寻常”之作呢？因此，它只能是批者的诗。当然就不存在有批语了。

唯其它是批者所写，又放在全书的开头，可以说是对全书的一个总评。因此它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概观全部“脂批”，尽管批者对曹雪芹十分了解，甚至参与了一些创作活

动，对全书、特别在写作方法方面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批语，可是对该书的主题大旨却往往以唯心主义的梦幻观点来加以解释，这是“脂批”中的糟粕所在，这一首诗的前半部也明显表现了这种观点。所以过去人们一般只注重该诗的末两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把它看成诗中警句，这自然是对的。因为这两句诗概括指出了作者的辛勤劳动，并对它作了高度的评价，当然不可忽视。但我们认为此诗的颈联“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尤其重要。它对理解《红楼梦》的主题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可是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它，因此有阐释一番的必要。

要理解此联的意义，先得从“红袖”与“情痴”说起。

“红袖”历来是用作年轻女子的代称，亦即《葬花词》中的“闺中女儿”。梁简文帝的《采莲赋》有“素腕举，红袖长”，王建的《绮袖宫诗》有“武帝去来红袖尽，野华黄蝶领春风。”是这一词的来源，至今并无歧义。

“情痴”就颇为复杂了。现在不少人是把“情痴”理解为在男女爱情上表现得十分深沉的人。因而认为此诗联以“红袖”对“情痴”不但字面不切，而且两个字的词性都对不起来，这样理解“情痴”，如果说在一般场合下也未尝不可的话，但在《红楼梦》里是否合适呢？就大可斟酌了。

“情痴”一词，最早见于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纰漏》篇载：

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一时之秀彦，育长亦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搜其胜者，且择取四人，任犹在其中。童少时，神明可爱，时

人谓育长影亦好。自过江，便失志。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有异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尝行从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闻之曰：“此是有情痴。”

这里描绘的“情痴”任育长，虽是一个美貌少年，但却不是一个风月场的爱情主角，而是一个政治上抑郁“失志”，行为异常，不合时宜的乖僻人，这就是“情痴”的本来意义。后人也是这样理解的，欧阳修《玉楼春》词有说：“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就是很好的证明。

那么，《红楼梦》中的“情痴”是否也是这个意思呢？回答是肯定的。在第二回，作者借贾雨村之口，大讲“正”、“邪”二气：“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当这“正”“邪”二气狭路相遇时，“正不容邪，邪复妬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

可见，“公侯富贵之家”的这种“情痴”，是秉赋了“正”“邪”二气而生的。他“聪俊灵秀”“在万万人之上”，可是“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远远超过众人。这种“情痴”是和男女风月之情毫不相干的。

贾宝玉正是那种“正邪两赋”而生的“情痴”。第三回他刚刚出场时，作者就通过黛玉之眼着力写出了他的“聪俊灵秀”：“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如刀裁，眉如墨画，眼似桃瓣，睛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

“面如敷粉，唇似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真是“生得好皮囊”。同时在他写的两首“西江月”中，却又说他“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从外形到行止都是一个发展了任育长那种特性的“情痴”。

“西江月”所描述的宝玉性格，并不仅是一般的个性与众不同，在当时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翻翻雍正的一些“上谕”，就会发现，他训斥他的一些政敌（主要是他的弟兄行）的罪行与劣迹，所用词语与“西江月”写贾宝玉的言词竟有惊人的相近之处。如雍正四年正月谕：“……允禩平日居心诡诈，行事乖张。”“……允禩狂悖已极”^②。雍正十年谕：“……允祉向来秉性乖张，器量狭小。皇考每言其不识忠孝大义”^③等等。对照起来一读就会明白，作者所写“古今不肖无双”的这个贾宝玉，就是一个政治上“狂悖”“乖张”，“不识忠孝大义”（贾政甚至担心他将来会酿到“弑父弑君”的地步）空前未有的叛逆人物，而不是一个迷恋于男女爱情的主角。

明乎此，我们就会发现，《红楼梦》中所谈的某些“情”，并非仅指儿女风月之情，而常常是指有强烈政治内容的叛逆之情。

如警幻仙姑称宝玉“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因为有了

它，“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这种痴情的性质显然就富有政治意味，它既是“天分中生成”的，那应该就是所秉那种残忍乖僻的“邪气”而使然的。

也因此，我们才又明白，空空道人为什么要变成情僧，为什么要将《石头记》改名为《情僧录》。原来他是在“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又“从头至尾抄录回来”之后，深受贾宝玉这个形象的感染和启发，“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虽然他还是由“空”起，到“空”结，但却是经历过一番大的变化，体味到了“翻过筋斗来的”滋味，两“空”所含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他改名“情僧”者，并非意图做一个违背佛门戒规的花花和尚，而是寓有强烈的妒世嫉俗的政治情意。据此，则改此书名为《情僧录》也就十分自然的了。第一回写一僧一道“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甲戌本”此处有夹批曰：“奇怪，所谓情僧也。”可见批书人对情僧的理解也是着眼在这方面的。

作者的这种用意，除“脂批”外，还曾得到当时其他人的领会。永忠在《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诗中，称宝、黛二人为“两情痴”。他自称知“情人”为之流泪者不是宝、黛的爱情悲剧，而是“几回掩卷哭曹侯”！显然，永忠作为雍正主要政敌之一允禔的孙子，他的身世经历是自然会把雪芹引为同类并深深领会到此书的真正含意的。所谓“不是情人不泪流”，亦即“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句也。如果《红楼梦》仅是一部儿女爱情小说，是不会在这种人身上产生如此大的艺术效果的。当然，在宝、黛二人身上，并不排斥

他们也有儿女之情，只是作为“情痴”来说，他们还有比儿女之情更丰富、更重要的政治涵意。

“红袖”与“情痴”的意义既明，我们就有条件回过头来看那对颈联了。“漫道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就是说，读《红楼梦》时，不要只看到薄命女儿的悲伤眼泪，更要注意叛逆不肖者的抱恨情愫。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只看到书中的爱情悲剧，更要注意其中的政治内涵。显然，“红袖”与“情痴”都是人物，这就不但不存在“词性”不同的问题，而是对得极巧妙，十分含蓄蕴藉，是紧紧扣住了作品的思想内容的。

自然，我们所要阐明的还完全不在于这对诗联的对仗是否工整，更主要的还在于探讨它所表达的如何读《红楼梦》的一个观点。按照此联的意思应该是，此书中既写有儿女的爱情婚姻悲剧，又有叛逆者的政治悲剧。而一个“漫道”与“更有”就透露出了此诗作者对此二者关系的看法：前者不可忽视，后者尤其重要啊！

这种观点是否符合《红楼梦》的客观实际呢？这就牵涉到当前“红学”研究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了：《红楼梦》是写爱情还是写政治。

前面已经说到，在第三回当书中主人公贾宝玉一出场时，作者的两首“西江月”给读者介绍的就是一个有强烈政治内容的叛逆形象，而非一个爱情主角。直到第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以前，即差不多占前八十回四分之一的大量篇幅，基本上都没有多少宝、黛爱情的描写，作者的笔锋一直都在为开展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内容描写而布下一个深广的铺垫（它们本身当然也充满了强烈的政治内容）。如果此书只是写爱情，老实说，为此酣笔浓墨去写秦可卿的丧事以及元妃省亲等等，就

实在没有那种必要。即使此后，宝、黛爱情有较多的描写，而且成为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但在这同时，书中也还写有大量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奴隶们的反抗以及一直写到当时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它们当中有些内容固然与宝、黛爱情有着内在的联系（还不说孰为主次），但也有许多是不相干的，或者并非非写不可的。如果这是一部爱情小说，则有些内容就不免显得枝蔓芜杂，“字字看来皆是血”，“无一闲笔”之说就有点落空了。如果把它作为一部政治小说，宝、黛爱情成为此小说内容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末全书的各种描写以及“脂批”等等的赞语就都好理解了。

爱情说有一个重要的论据是，一部作品的内容与主题，是和它的主要人物相一致的，而《红楼梦》里的主要人物正是宝玉与黛玉。然而第一，“颦颦宝玉两情痴”，宝、黛作为主人公是反封建的两个“情痴”，他们反封建的内容虽然包括了爱情这个方面在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毕竟不是全部。尤其对贾宝玉这个形象，分析他反封建的意义，若只着眼在爱情上是远远概括不了这个形象的丰富内涵的。第二，《红楼梦》这部不朽的杰作，它以成功地塑造了各阶层众多的典型人物形象为它的一个重要特色，主要人物不能说只有宝、黛二人。就拿王熙凤来说，能够说她不是书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吗？把《红楼梦》看成政治小说，她就是一个十分成功的、而且是不可少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她的成就以及作者花在她身上的心血，并不会少于宝、尤其是黛。而作为写宝、黛的爱情小说，那么她的意义与作用就要大大逊色了。而且在红楼的舞台上，她的戏也就太多了一些。显出这种情况的人物，王熙凤自然还不是仅有的一个。

除了就作品的内容进行客观的分析之外，在是写爱情还是写政治这个问题上，听听曹雪芹自己的意见，恐怕还是很有必要的吧。

在《红楼梦》这部长篇巨著中，作者直接站出来表明自己的倾向和观点是极少的。总是严格地让它们“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特别把它指点出来”^④。但在很少的直接表现作者的观点时，《红楼梦》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作者所公开说的，往往与“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情况恰恰相反。如薛宝钗和花袭人在作者笔下是两个狼狈为奸、行踪诡秘的反面人物，作者却均称之为“贤宝钗”、“贤袭人”。贾政这个丑恶的封建卫道者，作者介绍他时反而宣扬他“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贾宝玉是作者呕心沥血所塑造的一个正面理想人物，在他身上甚至有作者自己的某些身影，可是作者为他写的出场介绍，尽是用的贬词，末了还号召大家“莫效此儿形状”。书中还通过其他人之口称他为“孽障”、“混世魔王”，“富贵闲人”、“无事忙”等等，正如“脂批”指出的：“通部中笔笔贬宝玉，语语谤宝玉。”甚至在一些具体情节上，作者也常常出来说反话。第五十七回在宝玉以疯颠的方式公开了与黛玉的爱情关系之后，薛姨妈即忙赶来，一面假惺惺地在黛玉面前开空头支票，说要建议贾母把黛玉许给宝玉，一面又借讲月下老人牵红线的故事，大谈什么“或是年年在一处的，以为是定了的亲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拴的，再不能到一处。比如你姐妹两个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针对宝、黛的关系大泼冷水，手段可谓十分毒狠。可是作者给此事写的回目却是“慈姨妈爱语慰痴颦”。这“慈”、“爱”、“慰”三字，把个薛姨妈说

得多好啊，可是与作者的真实用心却完全相反。这种例子在《红楼梦》里是相当普遍的。

既然在这样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上，作者都不肯表面公开自己的态度，我们就可断言，在关系到本书的主题、大旨这样的大问题上，作者更是不会把自己的观点灌输给读者的。可是奇怪的是，在开卷第一回，作者偏通过空空道人所见，指出书上“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所以空空道人才把它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在这些冗长甚至显得有点累赘的声明里，主要表达了两点明确的意思，一，此书是“大旨谈情”，而非谈政治。明确地提出了爱情与政治的问题。二，即使有时也接触到了一些政治，那也只是对朝廷歌功颂德，“毫不干涉时世”，“非伤时骂世之旨”。可是，谁曾见过一个伟大的作家会在自己作品的开头把这书的主题大旨向读者大肆宣讲一过的呢？这种作法，连其他下三流作家尚且不为，而谓雪芹为之乎？但如果明白当时的险恶环境以及作者的身世处境，则这种奇特的作法就不但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非伤时骂世之旨”及“毫不干涉时世”之傍，“甲戌本”皆有批语“要紧句”。此足证这些话是不能不写的。再证之以作者的议论常常好说反话，那么，这段话就清楚不过地是告诉读者，此书所要写的“大旨”恰恰不是“谈情”，不是对朝廷歌功颂德，而是相反。这是毫无疑问的。

就在这一段“缘起”结束的后面，作者紧接着“题一绝

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既然前面已把“大旨”都明白告诉了大家，怎么又怕读者不“解其中味”呢？这紧接而来的矛盾心情正说明“大旨谈情”云云，不过是一种掩饰之词。作者担心读者真的照此假语村言所说的读去，岂不辜负了作者“十年辛苦”用血泪写下的一部《红楼梦》么？所以在不得已说了此书“大旨谈情”之后，又用深沉的词语，期望读者能真心领会到“其中味”。“庚辰本”第十二回有两条批曰：“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凡看书人从此细心体贴，方许你看，否则，此书哭矣。”是能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的，并非耸人听闻之辞。

说作者的创作意图与他所公开声明的内容刚好相反，即此书是写政治而非写爱情，并不等于说这书里就没有写爱情，要知道，你说了“大旨谈情”，却找不到一点谈情的东西，岂不立刻就被戳穿、从而暴露出在当时绝不能公开的创作动机吗？正因为如此，《红楼梦》就不但必须写爱情，而且还要写得真正显出一种似乎是“大旨谈情”的样子来。这样做，是客观形势使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不得已的。十分可贵的是，曹雪芹并未因此把爱情描写弄成游离于政治主题之外的累赘东西，而是把它与全书融成一个整体，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使它本身也充分体现出“是一种政治行为”，这样，“大旨谈情”之说既有了着落，强烈的政治内容又得以充分蕴含其中。然而，前者只是作者要求在看“官”们那里产生的艺术效果，而后者才是作者希望广大读者“细语”后能理“解”